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八十三回 誤聯婚家庭鬧竟見 施詭計幕客逞機謀

「這一位侯總鎮的太太，身子本不甚好，加以日夕隨了總鎮伺候制軍，不覺積勞成疾，嗚呼哀哉了。侯總鎮自是傷心。那侯制軍雖然未曾親臨弔奠，卻也落了不少的眼淚。到此刻只怕有了一年多了，侯總鎮卻也伉儷情深，一向不肯續娶。倒是侯制軍屢次勸他，他卻是說到續娶的話，並不贊一詞，只有垂淚。侯制軍也說他是個情種。一天，武昌各官在黃鶴樓宴會，侯制軍偶然說起侯總鎮的情景來，又說道：『看不出這麼一個起起武夫，倒是一個旖旎多情的男子！』其時巡撫言中丞也在坐。這位言中丞的科第卻出在侯制軍門下，一向十分敬服，十分恭順的。此時雖是同城督撫，禮當平行，言中丞卻是除了咨移公事外，仍舊執他的弟子禮。一向知道侯總鎮是老師的心腹人，向來對於侯總鎮也十分另眼。此時被了兩杯酒，巴結老師的心，格外勃勃，聽了制軍這句話，便道：『師帥賞拔的人，自然是出色的。門生有個息女，生得雖不十分怎樣，卻還略知大義，意思想仰攀這門親，不知師帥可肯作伐？』此時侯總鎮正在侯制軍後面伺候，侯制軍便呵呵大笑，回頭叫侯總鎮道：『虎兒，還不過來謝過丈人麼！』侯總鎮連忙過來，對著言中丞恭恭敬敬叩下頭去。言中丞眉花眼笑的還了半禮。侯總鎮又向侯制軍叩謝過了，仍到後面去伺候。侯制軍道：『你此刻是大中丞的門婿了，怎麼還在這裡伺候？你去罷。』侯總鎮一面答應著，卻只不動身，俄延到散了席，仍然伺候侯制軍到衙門裡去，請示制軍，應該如何行聘。侯制軍道：『這個自然不能過於儉吝，你自己斟酌就是了。』侯總鎮歡歡喜喜的回到公館裡，已是車馬盈門了。原來當席定親一節，早已哄傳開去。官場中的人物，沒有半個不是勢利鬼，侯總鎮向來是制軍言聽計從的心腹，此刻又做了中丞門下新婿，那一個不想巴結！所以闔城文武印委各員，都紛紛前來道賀。就是藩臬兩司，也親到投片，由家丁擋過駕。有幾個相識的，便都列坐在花廳上，專等面賀。侯總鎮入得門來，招呼不迭，一個個紛紛道喜，侯總鎮一一招呼讓坐送茶。送去了一班，又來了一班，倒把個侯總鎮鬧乏了。忽然一個戈什哈，捧了一角文書，進來獻上。總鎮接在手裡，便叫家人請趙師爺來。一會兒，趙師爺出來了，不免先向眾客相見，然後總鎮遞給他文書看。趙師爺拆去文書套，抽出來一看，不覺滿臉堆下笑來，對著總鎮深深一揖道：『恭喜大人，賀喜大人！又高升了！督帥簡委了大人做督標統領呢。』於是眾客一齊站起來，又是一番足恭道喜。一個個嘴裡都說道：『這才是雙喜臨門呢！』總鎮也自揚揚得意。送過眾客，便騎上了馬，上院謝委。吩咐家丁，凡來道喜的，都一律擋駕。自家到得督轅，見了制軍，便叩頭謝委。制軍笑道：『這算是我送給你的一份賀禮，倒反勞動你了。』總鎮道：『恩帥的恩典，就和天地父母一般，真正不知做幾世狗馬，才報得盡！奴才只有天天多燒幾爐香，叩祝恩帥長春不老罷了。』侯制軍道：『罷了！你這點孝心，我久已生受你的了。你趕緊回去，打點行聘接差的事罷。』總鎮又請了個安，謝過了恩帥，然後出轅上馬，回到公館。不料仍然是車馬盈門的，幾乎擠擁不開。原來是督標各營的管帶、幫帶，以及各營官等，都來參謁。總鎮下馬，入得門來，各人已是分列兩行，垂手站班。總鎮只呵著腰，向兩面點點頭，吩咐改天再見。逕自到書房裡，和趙師爺商量，擇日行聘去了。

「苦了言中丞，席散之後，回到衙門，進入內室，被言夫人劈頭唾了幾口，嚇得言中丞酒也醒了。原來席間訂婚之事，早被家人們回來報知，這也是小人們討好的意思。誰知言夫人聽了，便怒不可壓，氣的一言不發，直等到中丞回來，方才一連唾了他幾口。言中丞愕然道：『夫人為何如此？』言夫人怒道：『女兒雖是姓言，卻是我生下來的，須知並不是你一個人的女兒。是關著女兒的，無論甚麼事，也應該和我商量商量，何況他的終身大事！你便老賤不辣人家，我的女兒雖是生得十分醜陋，也不至於給兔崽子做老婆！更不至於去填那臭丫頭的房！你為甚便輕輕的把女兒許了這種人？須知兒女大事，我也要有一半主。你此刻就輕輕許了，我看你怎樣對他的一輩子！』一席話，罵得言中丞嘿無言。半晌方才說道：『許也許了，此刻悔也悔不過來。況且又是師帥做的媒，你叫我怎樣推托！』言夫人啐道：『你師帥叫你吃屎，你為甚不吃給他看！幸而你的師帥做個媒人，不過叫女兒嫁個兔崽子；倘使你師帥叫你女兒當娼去，你也情願做老烏龜，拿著綠帽子往自己頭上去磕了！』說話時，又聽得那位小姐在房裡嚶嚶哭泣。言夫人歎了一口氣，說聲『作孽』，便自到房裡去了。

「言中丞此時失了主意，從此夫妻反目。過得兩天，營務處總辦陸觀察來上轅，稟知奉了督帥之命，代侯總鎮作伐，已定於某日行聘。言中丞只得也請了本轅文案洪太守做女媒。一面到裡面來告訴言夫人說：『你鬧了這幾天，也就夠了。此刻人家行聘日子都定了，你也應該預備點。』言夫人道：『我早就預備好了，每一個丫頭、老媽子都派一根棒，來了便打出去！』言中丞道：『夫人，你這又何苦！生米已成了熟飯了。』言夫人道：『誰管你的飯熟不熟，我的女兒是不嫁他的！你給我鬧狠了，我便定了兩條主意。』言中丞道：『事情已經如此了，還有甚麼主意？』言夫人道：『等你們有了迎娶的日子，我帶了女兒回家鄉去；不啊，我就到你那甚麼師帥的地方去和他評理，問他強逼人家婚嫁，在《大清律例》那一條上？』言中丞聽了，暗暗吃了一驚，他果然鬧到師帥那邊，如何是好呢。一時沒了主意，因為是家事，又不便和外人商量。身邊有一個四姨太太，生來最有機警，便去和四姨太太商量。四姨太太道：『太太既然這麼執性，也不可不防備著。回家鄉啊，見師帥啊，這倒是第二著；他說聘禮來了要打出去一層，倒是最要緊。並且沒有幾天了，回盤東西，一點也沒預備，也得要張羅起來。』言中丞道：『我給他鬧的沒了主意了，你替我想個罷。』四姨太太道：『別的都好打算，只有那回盤禮物，要上緊的辦起來。』言中丞道：『你就叫人去辦罷。一切都從豐點，不要叫人家笑寒塵。要錢用，打發人到帳房裡去要。』四姨太太道：『辦了來，都放在哪裡？叫太太看見了，又生出氣來。』言中丞道：『罷了！我就撥了外書房給你辦這件事罷。我自到花廳裡設個外書房。』四姨太太道：『這麼說，到了行聘那天也不必驚動上房罷，都在外書房辦事就完了。』言中丞點頭答應。於是四姨太太登時忙起來。倒也虧他，一切都辦的妥妥當當。到了行聘的前一天，一一請言中丞過目；叫書啟老夫子寫了禮單、禮書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到了這天，竟是瞞著上房辦起事來，總算沒鬧笑話。侯家送過來的聘禮，也暫時歸四姨太太收貯。不料事機不密，到了下晚時候，被言夫人知道了，叫人請了言中丞來大鬧。鬧得中丞沒了法子，便賭著氣道：『算了！我明日就退了他的聘禮，留著這女孩子老死在你身邊罷！』言夫人得了這句話，方才罷休。這一夜，言中丞便和四姨太太商量，有甚法子可以挽回。兩個人商量了一夜，仍是沒有主意。

「次日言中丞見了洪太守，便和他商量。原來洪太守是言中丞的心腹，向來總辦文案，這回小姐的媒人是叫他做的。所以言中丞將一切細情告訴了他，請他想個主意，洪太守想了半天道：『這件事只有勸轉憲太太之一法，除此之外，實在沒有主意。』言中丞無奈，也只得按住脾氣，隨時解勸。無奈這位言夫人，一聽到這件事便鬧起來，任是甚麼說話都說不上去。足足鬧了一個多月，絕無轉機。偏偏侯制軍要湊高興，催著侯統領（委了督標統領，故改稱統領也）早日完娶。侯統領便擇了日子，央陸觀察送過去。言中丞見時機已迫，沒了法，又和洪太守商量的幾天，總議不出一個辦法。洪太守道：『或者請少爺向憲太太處求情，母子之間，或可以說得攏。』言中丞道：『不要說起！大小兒、二小兒都不在身邊，這是你知道的；只有三小兒在這裡，這孩子不大怕我，倒是怕娘，娘跟前他那裡敢哼一個字！』洪太守道：『這就真真難了！』大家對想了一回，仍是四目相看，無可為計。

「須知這是一件秘密之事，不能同大眾商量的，只有知己的一兩個人可以說得，所以總想不出一條妙計。到後來洪太守道：『卑府實在想不出法子，除非請了陸道來，和他商量。他素來有鬼神不測之機，巧奪造化之妙，和他商量，必有法子。但是這個人很貪，無論何人求他設一個法子，他總先要講價錢。前回侯制軍被言官參了一本，有旨交他明白回奏。文案上各委員擬的奏稿都不洽意，後來請他起了個稿。他也托人對制軍說：『一分錢，一分貨，甚麼價錢是甚麼貨色。』侯制軍甚是惱他放恣，然而用人之際，無可奈何，送了他一千銀子。本打算得了他的稿子之後，借別樣事情參了他；誰知他的稿子送上去，侯制軍看了，果然是好，又動了憐才之念，倒反信用他起來。』言中丞道：『果然他有好法子，說不得破費點也不能吝惜的了。但是商量這件事，兄弟當面不好說，還是老哥去拜他一次，和他商議，就是他有點貪念，也可以轉圓。若是兄弟當了面，他倒不好說了。』洪太守依言，便去

拜陸觀察。

「你道那陸觀察有甚麼鬼神不測之機，巧奪造化之妙？原來他是一個江南不第秀才，捐了個二百五的同知，在外面瞎混。頭一件精明的是打得一手麻雀牌，大家同是十三張牌，他卻有本事拿了十六張，就連坐在他後面觀局的人，也看他不住的。這是他天字第一號的本事！前兩年北洋那邊有一位葉軍門，請了他做文案。恰好為了朝鮮的事，中日失和，葉軍門奉調帶兵駐紮平壤。後來日本兵到了，把平壤圍住；圍雖圍了，其時軍餉尚足，倘能過待外援，未嘗不可以一戰。這位陸觀察卻對葉軍門說得日本兵怎生利害，不難殺得我們片甲不留，那時軍門的處分怎生擔得起！說得葉軍門害怕了，求他設法，他便說：『好在平壤不是朝廷土地，縱然失了，也沒甚大處分。不如把平壤讓與日本人，還可以全軍退出，不傷士卒，保全軍餉。』葉軍門道：『但是怎樣對上頭說呢？』陸觀察道：『對上頭只報一個敗仗罷了。打了敗仗，還能保全士卒，不失軍火，總沒甚大處分，較之全軍覆沒總好得多。』葉軍門被他說得沒了主意。大約總是戀祿固位，貪生怕死之心太重了，不然，就和日本見一仗，勝敗尚未可知；就是果然全軍復沒，連自己也死了，樂得諡法上坐一個忠字，何致上這種小人的當呢。當時葉軍門被生死榮辱關頭嚇住了，便說道：『但是怎生使得日本兵退呢。』陸觀察道：『這有何難！只要軍門寫一封信給日本的兵官，求他讓我們一條出路，把平壤送給他。他不費一槍一彈得了平壤，還可以回去報捷，何樂不為呢。』葉軍門道：『既然如此，就請你寫一封信去罷。』陸觀察道：『這個是軍務大事，別人如何好代，必要軍門親筆的。』葉軍門道：『我如何會寫字！』陸觀察道：『等我寫好一張樣子，軍門照著寫就是了。』葉軍門無奈，只得依他。他使用八行書，寫了兩張紙。起頭無非是幾句恭維話，中間說了幾句卑污苟賤，搖尾乞憐的話，落後便敘明求退開一路，讓我兵士走出，保全性命，情願將平壤奉送的話。葉軍門便也拿了紙，蒙在他的信上寫起來，猶如小孩子寫仿影一般。可憐葉軍門是拿長矛子出身的，就是近日的洋槍也還勉強拿得來，此刻叫他拿起一枝絕沒分量的筆向紙上去寫字，他就猶如拿了幾百斤東西一般，撇也撇不開，捺也捺不下，不是畫粗了，便是豎細了。好容易捱了起來，畫過押，放下筆，覺得手也顫了。陸觀察拿過來仔細看過一遍，忽然說道：『不好，不好！中間落了一句要緊話不曾寫上，還得另寫一封。』葉軍門道：『算了罷，我寫不動了！』陸觀察道：『這封信去，他不肯退兵，依然要再寫的，不如此刻添上一兩句寫去的爽快。』葉軍門萬分沒法，由得他再寫一通，照樣又去描了一遍。簽過押之後，非但是手顫，簡直腰也酸了，腿也痛了，兩面肩膀，就和拉弓拉傷一般。放下了筆，便向炕上一躺道：『再要不對，是要了我命了！』陸觀察道：『對了，對了，不必再寫了。可要發了去罷？』葉軍門道：『請你發一發罷。』陸觀察便拿去加了封，標了封面，糊了口，叫一個兵卒拿去日本營投遞。日本兵官接到了這封信，還以為支那人來投戰書呢；及至拆開一看，原來如此，不覺好笑。說道：『也罷！我也體上天好生之德，不打你們，就照來書行事罷。』那投書人回去報知，葉軍門就下令準備動身。

「到了次日，日本兵果然讓開一條大路，葉軍門一馬當先，領了全軍，排齊了隊伍，浩浩蕩蕩，離開平壤，退到三十里之外，紮下行營。一面捏了敗仗情形，分電京、津各處。此時到處沸沸揚揚，都傳說平壤打了敗仗，哪裡知道其中是這麼一件事。當夜夜靜時，陸觀察便到葉軍門帳裡辭行，說道：『兵凶戰危，我實在不敢在這裡伺候軍門了。求軍門借給我五萬銀子盤費。』葉軍門驚道：『盤費哪裡用得許多！』陸觀察道：『盤費數日本來沒有一定，送多送少，看各人的交情罷了。』葉軍門道：『我哪裡有許多銀子送人！』陸觀察道：『軍門牛莊、天津、煙臺各處都有寄頓，怎說沒有。』葉軍門是個武夫，聽到此處，不覺大怒道：『我有我的錢，為甚要送給你！』陸觀察道：『送不送本由軍門，我不過這麼一問罷了，何必動怒。』說罷，在懷裡取出葉軍門昨天親筆所寫那第二封信來。原來他第二封信，加了『久思歸化，惜乏機緣』兩句，可憐葉軍門不識字，就是模糊影響認得幾個，也不解字義，糊裡糊塗照樣描了。他卻仍把第一封信發了，留下這第二封，此時拿出來逐句解給葉軍門聽。解說已畢，仍舊揣在懷裡，說道：『有了五萬銀子，我便到外國遊歷一趟；沒有五萬銀子，我便就近點到北京頑頑，順便拿這封信出個首，也不無小補。』

說罷起身告辭。嚇得葉軍門連忙攔住。」

正是：最是小人難與伍，從來大盜不操戈。未知葉軍門到底如何對付他，且待下回再記。